

· 论著 ·

“心主神明”发生学思考

姜涛, 张光霁

(浙江中医药大学, 杭州 310053)

摘要: 中医理论发生学是用来揭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的方法。“心主神明”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其产生本质在于中医将“心”君主化及主宰化。文章通过发生学方法探析“心主神明”的理论渊源,认为这一理论受到古代哲学及文化风俗的影响,以古代解剖学的观察为基石,结合心脏独特的生理病理学特点以及丰富的医疗实践的反馈,最终参与构建了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独特中医理论体系,并发展为“心主神明”学说。

关键词: 心主神明;君主之官;发生学;哲学;解剖

基金资助: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o.13NDWT05YB)

Consideration on the genesis of ‘heart governing spirit’

JIANG Tao, ZHANG Guang-ji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3, China)

Abstract: The genesis of TCM theory is a method used to reveal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regularity of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CM theory. ‘Heart governing spir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eories of TCM. The essence of its emergence is that TCM theory system makes the heart monarch and dominated.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heart governing spirit’ through the method of gene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is theory is influenced by ancient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customs, based on ancient anatomical observ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rt and the rich feed back of medical practice. Eventually, this theory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qu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which is dominated by heart and centered on the five zang viscera, and developed into the theory of ‘heart governing spirit’.

Key words: Heart governing spirit; Official of the sovereign; Genesis; Philosophy; Anatomy

Funding: Zhejiang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Planning Project (No.13NDWT05YB)

发生学方法是反应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1]。而中医理论的发生学研究是反映和揭示中医理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化的历史进程及规律的方法^[2]。通过发生学的研究,可以重现中医理论产生形成及演变的规律过程,还原其内涵本质,提高其临床应用价值,并对中医理论的规范化、客观化、标准化提供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通过发生学研究还可以发现中医理论的逻辑问题和结构缺陷,为进一步修正完善中医理论提供基础^[3]。

“心主神明”作为中医学理论,最早出自《黄帝内经》,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有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对于“神明”的解释,历代医家多有不同见解。而在《说文解字》中,“神”从示申,

引出为万物的主宰;“明”从日月,寓意为日月的照耀引导之力。“神明”从文字意义来看指的是万物的主宰指引世间万物的活动。早期的“神明”是具有意志性、人格性、主宰性的具体性的“神”,其侧重点在“神”这一具体的主宰者^[4]。如《周易·系辞下》言:“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变,以通神明之德”^[5]。《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6]。进入战国时期,“神明”则多指宇宙的心、天地的精神,其具体性和人格性逐渐淡化,强调其意志性、主宰性,即重视“明”。如《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7]459}。在《黄帝内经》中“神明”一词也多次出现,《素问·脉要精微论》载:“言语善恶不避亲疏者,此神明之乱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曰:“论言天

地之动静,神明为之纪”;《素问·移精变气论》言:“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神明之府也”。其中,“神明”的含义也不尽相同,包含了自然界的规律,人的思想、精神,神祇之本身等。但结合整个中医理论体系来看,“心主神明”中的“神明”是指心具有主宰五脏六腑、形体官窍等生命活动和意识、思维等精神活动的功能^[8]。但精神活动并非“心”独有,在《素问·宣明五气》有载:“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指出五脏各有所藏,不同的是,心所藏精神活动具有主宰的能力。究其原因,是中医将“心”与自然界的的神祇、社会的君主相对应,将其主宰化、君主化,故其产生的思维、神识等精神活动则具有了“明”的性质,被称为“神明”。为何会产生这一演化过程,现就其发生学作一探讨。

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医理论的形成素来与古代哲学密不可分,而中国古代哲学的重“心”思想是影响“心主神明”生成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构建始终与儒、道、法三家相关联,而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对“心”的讨论从未停止过。以孔子及其继承人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思想上非常重视“心”的独特地位。在《论语·为政》中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9]。孔子在论述人生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强调,70岁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便可跟随心的召唤,强调了“心”在道德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孟子强调“心”是上天赐予人的重要器官,此器官的用处便是思考。《孟子·告子上》云:“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也者”^{[10]257}。同时孔孟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均根植于人心,认为心性与天性同。如《孟子·尽心上》言:“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10]261}。荀子则更为直白地将“心”比为君主,《荀子·解蔽》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荀子·天论》言:“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7]348}。因此,儒家十分重视“心”的地位,认为其主管人性、天道,与天相通。

道家的庄子对“心”也尤为关注,其著作《庄子》中“心”出现186处^[11]。此外,还有如灵台、灵府、神、明、精神等表达“心”的词,均想表达“心”是精神活动的主宰。后期,刘安在发展道家的基础上著《淮南子》一书,同样承认“心”的君主地位。其在《淮南子·精神》中言:“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宝

也”,《淮南子·原道》云:“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气”^[12]。

法家的诸多著作中,如《心术》《白心》等也强调“心”的重要地位,其代表人物管子在《管子·心术上》言:“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13]。管子将心喻君,九窍比诸官,这些理论已经和《黄帝内经》中的理论基本相同。总而言之,古代以儒、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皆重视“心”的独特地位,这为《黄帝内经》中的心为君主,主神明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

古代文化风俗的渗透

除了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古代文化风俗包括文字、诗歌、音律等的渗透,对中医学理论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古代汉字的创造源于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融合了古人的思维、文化、习俗等多方面因素。从文字学的角度,“心”字从创造之初便与情感意识等思维神识活动密不可分,如“意”,《说文解字》云:“从心察言而知意也”。“悟”,《说文解字》云:“内心获得深知”。“恬”,《说文解字》云:“内心安静”。由此可见,在古人造字之时便已将心与感情、智力等神识活动相关联,这对日后发展“心主神明”理论提供了一定的文字学基础。同时限制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古人也将不能解释的狂乱等病与“心”挂钩,如在殷墟卜辞中有“疒心”表示精神疾病,在《诗经》中有“愿言思伯,使我心痠”,“忧心孔疚,我行不来”,“忧心悄悄,仆夫况瘁”,其中“痠”“疚”“瘁”等均均为疾病的意思,由此可见,情志过度而出现心疾早在文学作品中就广泛出现。据统计在最早的诗歌集《诗经》中,“心”字共出现168次,其中与情感、思想和品行相关的有165次^[14]。而在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涉及“心”之处也达30处,如,“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其乐心感者”,“其怒心感者”等,而这些“心”的含义包含心智、情感、品性、意愿等多种含义^[15]。因此,心与神相关联的观点在远古时期已经与文字、诗词、乐理等方面相融合,故将其渗透到医理中也是理所当然。

以解剖学的观察为基石

哲学及文化是“心主神明”思想上萌发的基础,解剖上的肉眼观察是“心主神明”形成的直接因素。在科技尚未发达的古代,中医强调取象思维的运用,以简单的解剖学观察来思考脏器的功能。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解剖的记载,《灵枢·经水》里有言:

“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通过解剖,古人对心脏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而对心脏形、色、位多个方面的观察,可能是“心主神明”发生的重要原因。一观心之位,心脏位于体腔的左上方,古代以上为尊,肺虽在心之上,但肺的形状如伞状,如君主的华盖,故肺虽居高位但实则心之华盖,用以保护心脏。如《素问·痿论》中有载:“肺者,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类似的还有膻中,《灵枢·胀论》言:“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这样而看,心既居上位,又有它脏相护,如君主在位,官臣相拥。而左右来看,心居上而偏左,左亦为尊。古代崇尚太阳,以日出之方向为尊,而君王坐北朝南,此时左手的位置正好是东方,故多以左为尊,如古代男左女右,对应着男尊而女卑的思想。因此,从位置来看,心脏的方位正为尊贵的象征。

二观心之色,心色主赤,《灵枢·五色》曰:“赤为心”。赤色在古代也具有特殊的含义,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赤色为“南方色也,从大从火”。赤色为火色,古人对赤色的尊崇实际源于对太阳、火及血液的崇拜。在秦汉时期赤色代表了天与君主的权威,如《汉书·礼乐志》在形容天门时说到“大朱涂广,夷石为堂”,用朱即赤色来形容天门,体现了赤色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同时赤色也是君王活动的征兆,如刘邦被称为“赤帝子”,刘秀出生时“有赤光照室”^[16],可见赤色与君王、主宰的关系极为密切。到了战国秦汉时期,因赤色应火,在秦以前周王朝为火德,先祖得赤乌之符,也崇尚红色。秦代虽改为水德为先,以玄色为尊,但仍保留了赤色为贵,故君主的服饰多用赤玄二色,并以此二色暗示天子的权威。因此古人在解剖观察到心色赤后,便将其与火相应,与主宰世间的天神及君主相应,这也促进了“心主神明”的出现。

以心脏生理功能为基础

心脏的生理学功能为主血脉。无论是通过主观的解剖学观察,还是通过理性的分析,古人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黄帝内经》中充分地阐释了心对于血的独特调控作用。《素问·痿论》言:“心主身之血脉”。《素问·五藏生成》言:“诸血者,皆属于心”。心主血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推动和调控血液的运行,输送营养物质于全身各脏腑孔窍;二为化生气血,摄精微而为血,即所谓的“奉心化赤”。这两个生理功能都为“心主神明”这一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可靠的生理学基础。就推动调控血液运行方面,“神明”由心而发,其主宰人体生命活动则需要输布

于各脏腑而发挥作用,血脉便是“神明”得以遍布周身的管道,而心气的作用则是其布散的直接动力。就化生气血而言,血是“神明”的物质载体。“神明”与血均来自于水谷精微,《灵枢·平人绝谷》曰:“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决气》言:“血者水谷之精气也”。心脏将水谷精微化血而为“阴”,化神而为“阳”,阴阳相抱,故血能蕴神。因此,心主血脉的生理特点正契合了“心主神明”生理基础,为“心主神明”理论的确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以广泛医疗实践反馈为验证

古人的医疗实践过程,大部分是根据中医理论的指导而进行诊治,但仍有部分是先于理论出现并对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中依据药物的形状、质地、颜色等来猜测其功能便是其中之一。“心主神明”这一理论可能与这种反向思维存在一定的关系。古人通过解剖看到心的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其形状,二是其颜色,因此根据心独特的“象”,观察出了一类像心的药物。如丹砂、牡丹皮之类,外具心之赤色;酸枣仁秉火之赤,同属心之色;连翘有壳有子,如心藏于体内;莲子外有心形,而莲心又居其中;梔子,外有皮像心包,内之子赤而像心,此类皆外有心形而内有赤心色^{[17]32}。又有龙骨者,寓意为天地主宰,本成龙形,不腾飞而藏于地中。而服用这些具有心“象”的药物后,古人发现丹砂能安神,牡丹皮能除惊痫,梔子能除烦乱,酸枣仁可安眠,莲子可安神志,龙骨可敛神潜阳。因此,建立了象心之药可安神志,平烦乱,推演出神志类疾病是由心所主导的。由此,这一临床实践活动的反馈转化成了“心主神明”形成的可靠依据,并继续指导临床,扩大了其应用范围,如心之物多能入心而平精神,灯心草能清热除烦,竹叶心亦能清心安神,皆以心入心之义^{[17]77}。

符合五脏为中心的理论框架

“心主神明”作为中医理论的构成理论之一,必须符合其整体理论框架,这一框架便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受到《易经》以及儒、道等理论的影响,认为人体是天地相交的产物,人的生理病理均注重与天地的对应。《灵枢·岁露》载:“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邪客》云:“人与天地相应也”。按位置而言,脑居人体最上,理应为君,但由于诸多原因,脑并不像五脏一样经简单解剖便可直接观察,造成了解剖上多重脏腑而轻脑。这也导致了在将人与天地相参时,忽略脑而以五脏为中心构建了理论体系,如五脏各有官职且与五谷、五果、五畜、五菜等天地万物一一对应。而脑为“髓海”,

为奇恒之腑,并无官职,《素问·五脏生成》言:“诸髓者,皆属于脑”,《灵枢·海论》曰:“脑为髓之海,其输在上于其盖,下在风府”。脑的功能则多依赖脑髓的功能而实现,即滋养骨骼、头目、化生血液、保持记忆等。如《灵枢·海论》言:“髓海有余,则轻劲多力,自过其度;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安卧”。因此,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来看,脑在古代并未达到与五脏相同的地位,而理论的建立也以五脏为中心,这导致了在寻找人体的“君主”时,自然而然地以五脏中的“心”担任。

综上,“心主神明”理论可能由古代的文化风俗中萌发,经过古代哲学重“心”思想的洗礼,在被中医学吸收后,通过解剖学的观察思考,生理功能的合理分析,结合医疗实践的反馈,最终参与构建了以心为主宰,以五脏为中心的独特中医理论体系,广泛运用并指导临床。

参 考 文 献

- [1] 刘文平,王庆其.中医理论研究方法论现状及策略.中华中医药杂志,2019,34(1):23-28
- [2] 李如辉.发生藏象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3:7
- [3] 谭春雨.中医发生学的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思考——《中医发生学探微》写作心路.中医药文化,2015,10(1):4-7
- [4] 翟奎凤.中国早期“神明”观演变脉络探源.世界宗教研究,2018,171(3):44-52
- [5] 朱安群,徐奔编.周易.青岛:青岛出版社,2011:223
- [6] 张树国注.礼记.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201
- [7] 张觉注.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8] 郑洪新.中医基础理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10
- [9] 杨伯峻,杨逢彬.论语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09:11
- [10] 罗炳良,赵海旺.孟子解说.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 [11] 张丽萍.近50年《庄子》心学研究.科学经济社会,2015,33(2):44-47
- [12] 胡安顺,张文年.白话淮南子.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216,30
- [13] 赵守正.白话管子.长沙:岳麓书社,1993:522
- [14] 王珏.情感、思想与性格:《诗经》中“心”字的含义与主体人称关系论析.枣庄学院学报,2017,34(3):29-33
- [15] 王玮.《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6):29-33
- [16] 曾磊.秦汉神秘意识中的红色象征.史学月刊,2017(1):23-33
- [17] 张伯龙,唐容川,黄杰熙.本草问答评注.太原: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91

(收稿日期:2018年11月28日)

· 论 著 ·

中医辨治思路中的兵道阐微

何叶博, 王健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上海 201203)

摘要: 兵道与医道息息相通。两者同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类似的思维方法,故可相互印证,共阐幽微。文章以兵理喻医理,并条分缕析,引经论证,以探其微而穷其理。此外,在远稽昔典的基础上,还适当联系当今现实,旨在酌古斟今、古为今用。

关键词: 黄帝内经; 孙子兵法; 传统文化; 易经

Application of Sunzi Bingfa in TCM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HE Ye-bo, WANG J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Humanit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Dao of healing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e Dao of war. Both of them are deriv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us they share a commo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nd have similar ways of thinking. That's why they can be compared for an in-depth analysi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compared the use of herbs to the command of an army and quoted relevant remarks and theories from the ancient medical and martial classics so as to confirm the point of view that military tactics can be used to guide herbal treatment. Moreover, the authors also connected the past with today's reality in order to make the ancient serve the present.

Key words: Huangdi Neijing; Sunzi Bingfa;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Yi Jing

通讯作者: 王健, 上海市蔡伦路1200号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院长室, 邮编: 201203, E-mail: wangjian6301@163.com